

烽火少年

古城离歌

翟英琴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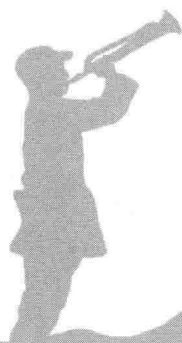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，但流传下来的故事，依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。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见证了那一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，记录下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烽火少年

古城离歌

翟英琴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城离歌 / 翟英琴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(烽火少年)
ISBN 978-7-5376-8310-4

I. ①古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882号

声明: 本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, 其中的部分人名、地名和事件既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, 也有作者的创作元素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(包括健在的以及逝去的)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, 所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小说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。

烽火少年——古城离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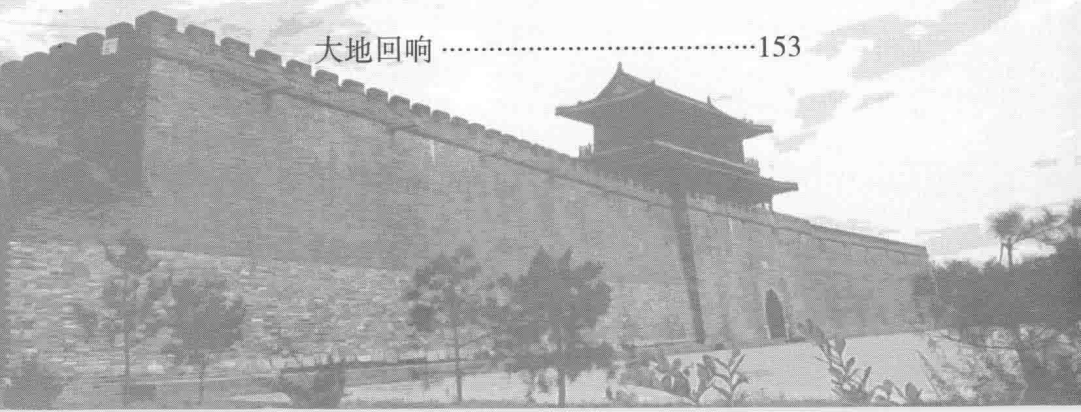
翟英琴 著

选题策划: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: 吴立刚
责任编辑: 刘彦萍 武国林 内文绘画: 吴子晋 徐 辉
美术编辑: 吴立刚

出 版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	电话 010-87653015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(发行部)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×1300 1/32
印 张	5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6-8310-4
定 价	15.00 元

目 录

一 战栗的城	1
二 面目全非	10
三 惨烈的会战	21
四 重返古城	31
五 怪异的女孩	39
六 孤独中的重逢	49
七 神秘访客	59
八 雪夜飞骑	67
九 恐怖大事件	77
十 天降神兵	87
十一 女生岳影	95
十二 可怕的真相	106
十三 风波迭起	116
十四 又一个真相	126
十五 古怪的店主	134
十六 戚戚离歌	144
大地回响	153



战栗的城

风车欢快地转着，像永远都不知疲倦似的。我迎着风，看四色风车旋转成一团彩，听风中传来小妮子清脆的歌，任风吹过发际，爽快极了！

突然，我脚下的土地发出隐隐的轰鸣声，像是因不堪重负而战栗。风车依然欢快地转着，毫不理会这异样。我也毫不理会这异样，依旧站在这条被人称作西大街的地面上，这几乎是保定城最繁华的街道。一辆黄包车擦着我身边窜过去，风车差点儿掉到地上。我瞪了一眼仓皇的黄包车，转身朝家门走去，却险些撞到一个游贩身上。游贩留给我一个仓皇的背影，逃遁而去。

“大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街上？太太在到处找你！”阿胜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拉起我的胳膊就走。有汗珠从他额头滴落到我的绣花夹袄上，我嘟起嘴巴，很是不乐意。



“我还要玩风车呢！”我向阿胜抗议。阿胜全名赵大胜，十七岁，是我爸爸的学徒，也是乡下一个远房叔叔家的孩子。他以前从未这样粗鲁地对待我，对待我的绣花夹袄！我挣脱他的手，向前跑去。可是，街上混乱的情景让我迈不开步子！我的家距此并不远，此时却像隔了万水千山！

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整个西大街都是慌乱的。东躲西藏的人群，慌不择路的黄包车，挑着担子见缝插针的游贩……这座城市怎么了？像是一个人突然发病似的，又像是一个人害怕到极点。

在我惊讶不已的时候，已经被阿胜抱起来，扛到肩上，朝家跑去。风车“当”的一声掉到地上。“风车！我的风车！”我大声喊叫，想让阿胜停下来帮我捡起风车。

“咔！”一只大脚踩到风车上，风车马上扁了。然后又“咔”的一声，又一只脚踩上去！“风车！我的风车！”伴着喊声，泪水滴落到阿胜的肩上。对风车，阿胜只是匆匆回望一眼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我的家里几乎跟西大街一样乱，像是来过劫匪似的。“雪儿，快上车！”妈妈拉着弟弟的手，怀里抱着一个包袱，急慌慌从里屋出来。爸爸提着两个大箱子，满



脸严肃地站在马车前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，像是在责问我耽误了他们的重要事情。

马车就停在和平苑的正门口。和平苑是我家的宅院，紧邻爸爸的美亦成衣局。现在，美亦成衣局门窗紧闭，只有那金字招牌很耀眼地高高挂着。我抬眼看了看美亦成衣局旁边的溢口香茶食店，也门窗紧闭！不知道戴春妮的歌声什么时候停的。他们家人呢？

戴春妮家跟我家不一样。我家拥有西大街最大的成衣局和最美的宅院。她家只有一处房产，前面是店面，后面是作坊和住宅。

“春妮一家刚走！你没见她家车子？”妈妈连拉带拽让我上了车，顺手把包袱放到我脚前，然后将弟弟抱上车。她随后上来，坐到我和弟弟中间。“要打仗了！全城的人都在撤离！”妈妈说着，伸出胳膊，一左一右搂住我和弟弟。

爸爸和阿胜坐到马车的前面。阿胜一扬鞭，马蹄叩响路面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我探出头，看到阳光照在和平苑的门头上，还照在美亦成衣局高高的招牌上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还能回来吗？抬头看妈妈，妈妈满脸肃穆，像极了参加外婆的葬礼时的表情。弟弟像只受伤的



小兽，依偎在妈妈怀里，低头耷脑的。

“妈，咱们还回来吗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我问的似乎是个难题。妈妈怔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会回来的！”

阿胜甩响马鞭，马奔跑起来。颠簸的马车载着我们一路向前，嘚嘚的马蹄声让弟弟小憩在妈妈怀里。我一点儿睡意都没有，睁大眼睛看着车外：一家一家全是外逃的人，扶老携幼，呼儿唤女，马嘶狗叫……往日热闹繁华的西大街，现今被这一番慌乱所替代！我的手心开始冒冷汗……

和平苑越来越远，美亦成衣局的招牌越来越小，直到我看不到它们。马车嘚嘚地跑着，将那么多慌乱的人抛在后面。出了西大街，马车向北转，穿过同样惊慌的人群，一路奔跑……

“妈，我们去哪儿？”这是我今天坐上马车的第二个问题。这似乎又是一个难题，因为妈妈一脸的茫然。她眨着那双美丽的眼睛，空洞地看着前面。前面有挡板，有颤动的挂帘，没有她要给我的答案。但她还是怔怔地看着前面，好像要看出一个答案来。

轰鸣声越来越明显，像是滚雷碾过大地。马长嘶一



声，前腿高抬，马车向后仰。我紧紧抱住妈妈的胳膊，眼睛瞅着外面更加惊慌的人群。“轰！”一声炸响好像发生在遥远的天际，又像迫在眼前！要打仗，要撤离，就会有轰鸣声？我感觉更像地震。可我没看到房屋摇晃，就连路旁的树都是静默的。

阿胜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，马不再嘶鸣，而是拽着马车向前狂奔起来！我被颠得前摇后晃，要不是抱住妈妈的胳膊，兴许早被颠到车外了。

傍晚，我们来到一个村庄。阿胜说他表姨家在这里，让我们先休息休息，至少喝口水、吃口热饭。弟弟醒了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莫名地哭起来。他只有四岁，也许是被周围的陌生吓坏了吧？

妈妈抱起弟弟，爸爸提着箱子，阿胜卸下马车，把马牵进院子。我默默地跟着他们。院子不大，土坯做的院墙不高，南边有豁口，像是被雨淋坏的。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男孩头顶草帽、端着饭碗站在屋门口，目光直直地看着我们。

“成然？！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妈妈放下弟弟，对那个男孩说。

成然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再看他一眼，发现他灰头



土脸，头上顶着的草帽破旧不堪，几乎要罩住他的半张脸。他怎么会是成然呢？我断定妈妈认错了人。“赵香雪！”那个男孩却朝我奔来，不顾碗中的饭泼溅出去。

他果然是成然！

成然是妈妈带我到大慈阁路边的市场买东西时认识的。他今年八岁，爸爸是军官，穿军装的样子帅气十足。那天他爸爸领着他去买蝲蛄和笼子。他爸爸很有礼貌，不仅问候我们母女，还请妈妈代为转达对我外公的问候。他爸爸和我妈妈站着聊天，看起来很熟悉。我便帮助成然挑蝲蛄和笼子。蝲蛄们好像知道买主来了，起劲地叫着。卖主介绍说：“这是来自易县的绿蝲蛄，个个都是极品名优蝲蛄！”细看那些蝲蛄，通体碧绿，不带丝毫杂色，绿脸红牙，绿腿绿肚，红眼棕须，一双金黄翅，很是漂亮。我和成然挑花了眼，把每个笼子里的蝲蛄都看了一遍，听了一遍，还是没能选出一个。最后，成然的爸爸选了两个，一个送到我手中，另一个递给成然。妈妈先是拒绝，后来拗不过才接受。

回家后我问妈妈：“成然的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军官。”妈妈淡然地回答。

“遇到成方了？”在一旁看画报的爸爸冷不丁地问。



我看到他手中的画报微微抖着。画报上有漂亮的模特和漂亮的服装。

“在大慈阁路边买东西时遇到的。”妈妈依旧淡然。

“成然的爸爸很帅气。他的军装很好看！爸爸，您能做军装吗？”我问。

“啪！”爸爸把画报摔到桌子上，盯着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衣服都是成衣局能做的吗？”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到愤怒，只好无辜地看着他，默默等待他继续发作。

妈妈走过来，一把拉开我，挡在爸爸面前说：“你和成方都是爸爸的得意门生，怎么？见面都不许跟他说话吗？你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。我和爸爸也没怪你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，成方也有！兰亭，你可以从商，我和爸爸向来都支持你！”

“梦之，别闹了，别吓着孩子！”爸爸瞬间服软。妈妈说，这是因为爸爸当初成立美亦成衣局的时候，外公给了他许多赞助。

“不愉快是你引起的！”这回轮到妈妈生气了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太在乎你嘛！”爸爸说，“成方和他儿子怎么会出现在保定？”他的神色有些紧张，好像成方和成然会抢走妈妈似的。



“说是派来驻军。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上中国的领土，肯定会打仗！”妈妈的情绪转移到打仗上来，由生气变成愤怒，“老蒋派出精干部队，要组织一场会战，以抵抗日军入侵！我听说，这次日本鬼子来势凶猛，庞大的二十九军在两天之内就被日军彻底击败！但愿这次会战能抵挡住鬼子，保住保定！”

爸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后来，我看到他开始收拾成衣局的布料，把上好的藏到夹皮墙里。我问爸爸这是干吗？他说，万一鬼子来了，这么好的布料被毁掉，就太可惜了！

我们逃出来，肯定是因为鬼子来了。但我没想到，爸爸担心的事情会来得这么快！

成然把饭碗递到我面前：“香雪，你一定饿了吧？”

我咽了一口口水，摇摇头。我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，更何况碗里的饭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好吃。吞咽口水只是条件反射，并不代表我嘴馋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我问。

成然嘿嘿笑了，说：“这是妈妈的一个亲戚家。爸爸要打仗，要保卫保定，我和妈妈被送到这里！”

我听到蝈蝈的叫声，循声找去，发现院里的槐树下



挂着一个精致的蝓蝓笼子。这就是那天成然在大慈阁路边的市场上买的。

“你们都不该来保定！”爸爸放下箱子，幽幽地看着成然说。

成然是个很帅气的男孩，像极了他爸爸。“妈妈不放心爸爸，所以来看看……”成然说着，喉咙里好像突然塞了东西，一时语塞。

二

面目全非

“这一看不要紧，回不去了！”一个穿着很像农妇、面容却非常端庄的人从外面走进来。成然喊了一声妈妈，眼睛里竟然有了泪水。

我妈妈看着成然的妈妈，一言不发。这时，弟弟哭闹起来，说是肚子饿了。成然把饭碗端到弟弟跟前，小心地喂他。“果然乖巧懂事！”妈妈向成然的妈妈夸赞道，然后一把将我拉到身边，对着成然的妈妈说，“这是我家香雪！雪儿，快叫肖阿姨！”

“肖阿姨！”我礼貌地向肖阿姨鞠躬问候。

“阿胜，你们来也不提前吱一声，怕是怠慢了各位贵客！”一个长得很健硕的女人背着筐走进来。她用粗粗的嗓门招呼大家进屋。

阿胜介绍说，这是他表姨。于是，不管大小，不论



辈分，我们都跟着叫表姨。只是爸爸和妈妈他们在表姨前加个“他”字。“他表姨，我们一家五口，跟着阿胜来打扰你，很是过意不去！”妈妈客气地说。爸爸从兜里掏出钱夹，拿出一些钱递给妈妈。妈妈把钱塞到表姨的衣兜中。表姨的脸红了，推让一番，最终收下。

“唉！不知道这仗要打到几时？”表姨把我们让进屋，开始张罗晚饭。

妈妈和肖阿姨一边帮忙做饭，一边聊打仗的事。爸爸则在院子里看着我们三个孩子玩耍。阿胜找来一些草料喂马。

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围在一起开始吃饭。“你当家的呢？还有孩子呢？”妈妈问表姨。表姨支支吾吾。

阿胜小声说：“家里地方小，他们暂时在邻居家。”

除了表姨和阿胜，其他的人都惊讶了半天。妈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！”阿胜却说：“太太，别这样说！危难时刻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看到表姨家的三个孩子，都是男孩，大的跟阿胜差不多，最小的与成然相仿。他们只在院子里晃了几下，就拿着农具下地了。“我们是庄户人，不大会说话，不像你们，都是见过大世面的！”表姨看



着她的三个孩子的背影这样说。

远处传来轰隆隆的炮声。表姨攀着梯子来到房顶，望着远处。阿胜跟了上去。“看样子这仗真要打起来了！”阿胜看着远处表情紧张地说。

我也想上去看看，被妈妈拦住：“你跟弟弟玩！你要上房，弟弟也要跟去，太危险！”我只好作罢。其实，我想到房顶上看看保定那边怎样了。隐隐的轰鸣声不会让保定底儿朝天吧？“放心吧，鬼子还没杀过来呢！”妈妈说完，像女主人一样帮助表姨料理家务。

爸爸搬来一个板凳，开始在院子里看画报。那些画报上都是时装。妈妈说，爸爸是个时装迷，这也是美亦成衣局能做大、做好的重要原因。

院里靠南墙的地方有个沙堆。它马上成了成然、我和弟弟的游乐场。我们用沙堆建城堡，我在城堡内建了和平苑、美亦成衣局和溢口香茶食店。可是，戴春妮一家搬到哪儿了？我真希望他们也来这里。“噗！”弟弟一脚下去，把我的城堡踩得一塌糊涂。我唬弟弟几句，只好重新开始。

表姨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。当他愁容满面地将一个箩筐放到我们面前时，我们雀跃

